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一

朱子八

論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滛辭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况欲

曉之以義理哉必大○人傑録畧○教民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説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脱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

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其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没者何限因言賦重民困曰此去更須重在○賀孫

○取民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

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盖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

荀悦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揚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矣淳

今世産賦百弊砧基簿只是人户私本在官中本天下更無一處有稅賦本末更無可稽尋處義剛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便是掌管那簿底義剛

福建賦稅猶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歛無數民甚不聊

生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向見辛幼安説龔舡亦挿德壽宫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人催秋税某人當催夏税某初以為催税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税苗産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買絹最為重苦盖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令又不納絹只令納價

錢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爲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東浙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淳○義剛同

浩曰江浙稅重昨日來路問村人見得此間只成十一之稅曰嘗見前輩說閩中眞是樂國某初只在山間不知外處事及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做不得彼處屢經寇竊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戶占去不好者勒隣至耕佃隣至無力又逃

亡所有田業或抛荒或隱沒都無歸著又官科鹽於民歲歲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斂不一官艱於催科民苦於重斂更無措手足處守倅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不恤大體須是得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浩云要好得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直是見底方可住先生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其之見正是如此浩

黄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

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稅稍均得先生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

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令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令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

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為毋人為子說得甚好義剛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容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鬻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令一定其價安

得不獘又論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福建三州兵臨境無寇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把這事做欠闕見風吹草動便喜做事不顧義理只是簡利多害少者為之令士大夫皆有此病可學

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道夫○賑民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

之利不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人傑

余正甫說時煞說得好雖有智老為之計亦不出於此然所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上面取出之數不節不可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賀孫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如不實有人訟然後或添或去却罷官吏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辟士

龍輩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揚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秪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道夫

李壽翁啓請要移義倉放鄉下令簿尉月廵之丞三月一廵之先生曰如此則丞簿尉只幹辦此事也不給

都無力及其他事矣又月月官出擾鄉人一番也是行不得後被朝廷寫下常平法一卷下來也不道是行得行不得只休了又有一官人要令逐縣試過了方得來就試先生云且如福州十二縣令只一處弊逐處試過却有十二處弊揚

今日莫備於役法亦莫弊於役法振○役民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在那裏又多害

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産之患盖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_{夔孫}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鼂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_僩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

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靳靳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産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税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

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須見崇安趙宰使人倈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倈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為吏人乞

覔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趂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僴）

李丈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矣曰此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户數有限今只論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亦不為勞苦若重困之雖二

十家亦不勝矣淳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鋭意欲行保伍法以法天下坐令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

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
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
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概個
其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
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
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
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黠寓
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

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僩

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歸於正也歸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猺洞之人來歸中原蓋自暗而歸於明也如西夏人歸中國。燾。亦謂之歸明

財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

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

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戸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
又借出内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
内庫幾多入何處幾多入戸部王宣子為戸部時曾
去理會虞幷甫不樂罷黜之揚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屈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
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内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
度使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

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禄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賀孫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賀孫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乆遠宗室日盛為州郡

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

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然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畆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宮中不能容則皆

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及靖康之亂遭金人殺戮擄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於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舊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於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世次未遠皆有緦麻服故皆處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等濮園者尤親蓋濮邸比那又爭兩從

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黄唐傳為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於金金依簿搜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宦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金人初破京城時只見來索近上寵倖用事底宦者數人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倣宫闈間事耳乃是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宫人有

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宮各有多少并宮中寶玉之藏各有幾所宦者一一聲說略不敢隱其有宮中秘藏寶玉之物外人不得知者金人皆來索取皆是宦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傅欲藏匿淵聖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一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金云皇子出閤為衆人爭奪蹂踐而死孫傅不敢擔當竟不敢為只得兩手付之無一箇骨肉能免者可痛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

欲奪二聖爲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可不懍懍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后殺盡其間不絶如綫唐明皇奔迸流離其子孫皆餓死中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卓

或論會子之弊曰這物事輕了是誘人入於死地若是一片白紙也直一錢在而今要革其弊須是從重頭

理會方得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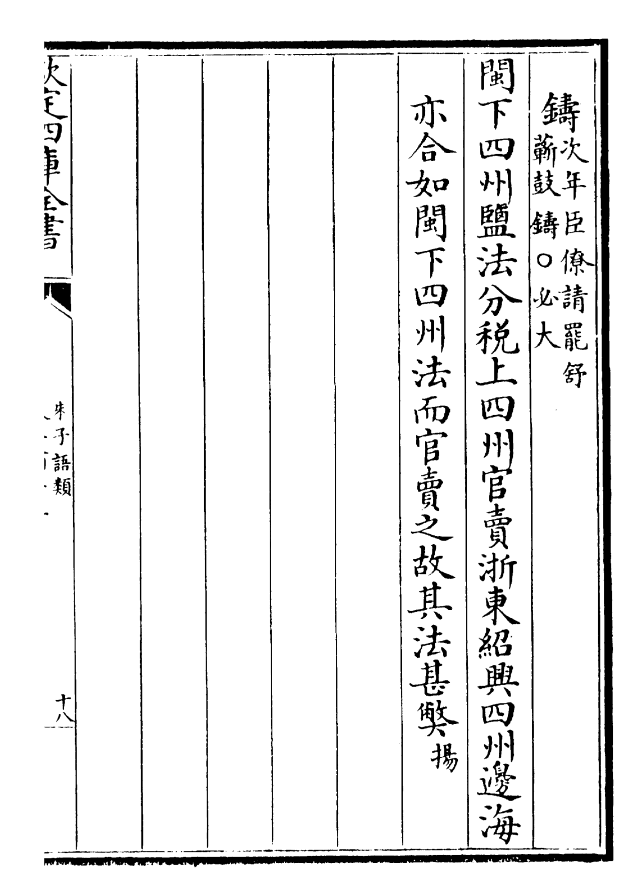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緡壞了只其鄉間舊有此想見别處更多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内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檢點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税物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

絹一匹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賀孫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令朝廷只以紙視之令須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兑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人傑

兩淮鐵錢交子試就令不行處作箇措置不若禁行在會子不許過江只專令用交子如淮人要過江買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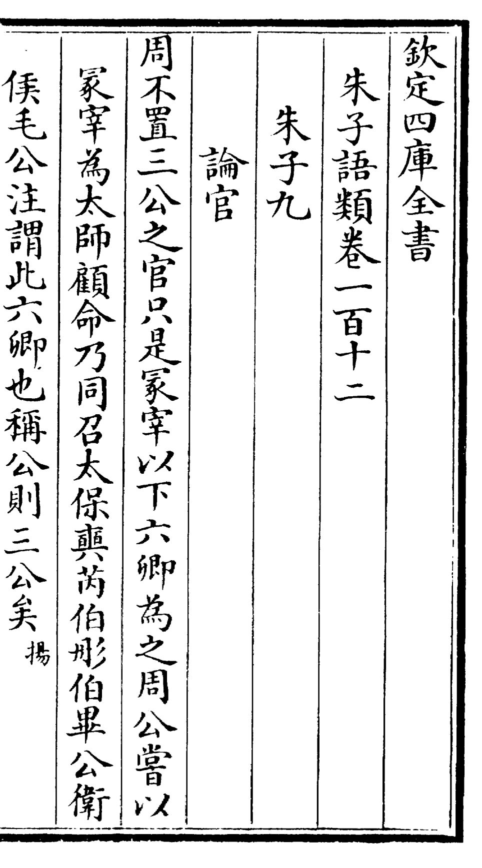
江南須自有人停榻交子便能換錢又不若朝廷捐
數萬貫錢在江南收買交子却發過淮南自可流通
必大曰不許行在會子過淮此恐難禁先生以為然
必大因言鐵錢之輕亦緣積年鑄得多了又只用之
淮上十餘郡所以至此益賤先生遂言古者只是荒
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
闕方鑄将來添令淮上亦可且住鑄數歲候少時却



鑄次年臣僚請罷舒蘄鼓鑄○必大

閩下四州鹽法分稅上四州官賣浙東紹興四州邊海亦合如閩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其法甚弊揚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一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二

朱子九

論官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爲之周公嘗以冢宰爲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揚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

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録云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非此之謂但因其字義以為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為上公後世易為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是舛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却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

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賾始行於世東晉之前如揚雄以酒誥為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皐陶謨等篇為逸書則其證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上數語疑有未圓處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

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承襲不復釐正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録云今加三公者又須加節度使朝廷又極惜節度使蓋節度使每月請俸千餘緡所以不輕授人本朝如韓富文杜諸公欲加三公少須建節不知是甚意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

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旣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或錄云或和開府抹過加三公三少者有之又曰檢校開府以上蔭子便得文官文臣爲樞密直學士者蔭子反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爲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臣爲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輔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不廢文官自金紫轉特進開府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此本朝置三太三少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令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令著爲定制其禮極隆本朝惟韓公爲然饒錄云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

蕪尚書令神宗特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重後來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令後更不除尚書令殊不知為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書令惟郭子儀功髙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者太宗皇帝嘗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京名為紹述熈豐故事却恣意紛更不知訛舛舉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神宗所造規模極雄偉國朝以來

官府所未有訖工神宗幸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後輒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自後宰相居之輒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韓忠彥蔡確皆相繼斥去京惡之是時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獻唐尚書省圖云唐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土地堂在正廳之前今却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遂毁拆重造比前尚簡逼仄之甚無忌憚如此又曰本朝太宗嘗以中書令為開封尹由開

封尹入禪大統故後來不除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京改官制遂除中書令當除底不除（謂尚書令）不當除底却除又尹開封者更不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京以三公為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來秦檜亦如此盖倣此也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盖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

後世承誤輙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或録云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其初職甚微行則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是掌羣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

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或録云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為之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𢎞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内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政本宜用士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録云臺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或録作中尚書嘗見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

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當時謂六尚書爲臺猶今言尚書省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或錄云但置置中書祕書令或錄作監篡漢之後始改爲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爲何官曰

黄門監即令之門下省左右散騎常侍皆黄門監之屬也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為省儒用○或録少異

古者人主左右携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太隔絶人主極尊嚴貴如神明人臣極卑屈

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説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其人上床執手强草遺詔流獘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獘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

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義剛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燾

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 淳

漢御史大夫如本朝參知政事 義剛

唐官皆家京師 賀孫

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 義剛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_廣
唐之朝廷有親衛有勲衛有翊衛親衛則以親王侯之子為之勲衛則以功臣之子弟為之翊衛則惟其所選_{公謹}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

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令之東宫官屬極茍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令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宫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宫官制疎略宜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

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儒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宗本欲富强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取旨温公元祐間甚苦之入

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名不齊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因論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漢官制雖亂道却是實王事神宗時反徇名亡實漢初制中書後武帝倦勤遂置內中書宦官為之石顯之類是也温公亦私造得一制度左相主禮吏戶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後有一人要令六部尚書得自執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戸兼工兵兼刑樞

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

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

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

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

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

既濟亦有此說之意人傑

嘗與劉樞言其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

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叚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因論尹穡不著肾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併了官司後來又復了　揚

陳同父謂今要得國富兵强須是分諸路為六叚六曹

尚書領之諸州有事秖經諸曹尚書奏裁取旨又每一歲或二歲使一廵歴庶幾下情可達先生曰若廣中四川之類使之廵歴則其本曹亦有廢弛之患陳曰劉曹則所領者少若路逺則兵工部可為也曰此亦是一説道夫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令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湏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衮衮地鶻突

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

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令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

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縁藩鎮彊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彊者又恣意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必大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

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

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令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僩

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令諸路監司猥衆恰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賢監司其餘悉可省罷_僴

監司每路只須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漸去之_{必大}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關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

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道夫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僩

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鐫三五資正郎則降為員

郎員郎則降為承議郎以下若已為侍從或無職名可鐫則鐫其俸或一功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它痛恁地也須怕令都不損他一毫道夫

只管說官冗何不於任子上更减令員外所得恩數展至正郎正郎恩數迤邐展上合奏京官者且與選人又何害不肯索性理會一番只是恐人怨謗祖宗時亦幾次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浩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

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强得振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

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計掛在自家心下始得賀孫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振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道夫

古人云左史書言右史書動令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記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

底便行出此事來道夫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盖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及民淳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

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䵾了上面如何整頓道夫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道夫

俞亨宗云某做知縣只做得五分曰何不連那五分都做了自修

襄陵許子禮作縣法開收人丁推割產稅二句方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

必判先減書鋪及勒供罪狀不得告訐之類葉子昂催稅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留錢德明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某以為名言人傑

前輩說話哥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蓋卿

問徳粹婺源旱如何滕答云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獘旱則申雨做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减數奏到處如此可學

某人為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接同官及寄居賔人問其故曰同官有稟議待商量區處頗費時節

過客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軌在後恐妨行色此事可法　賀孫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未是後生為教官便做大了只歷一兩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為之不然亦須四十五　淳

律主簿管押一縣簿凡事盡與之知録事録一郡事太守有事許知録奏聞謂之知録者以官稍大如今知縣之類　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 與立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端蒙

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

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麽人為耳目之寄賀孫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著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見子細又如今兩人厮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李雖不與熟嘗於其見先人時望見之先人稱其人有才略曰云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闒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

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圍棊一般兩人初著那箇不要勝誰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是見不高無奈何賀孫

胡致堂言使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此已是恤他不可恤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節

其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歷逐

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歷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僴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極多様○僴

因民户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官倉數年之間立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為無益賀孫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賄親戚受之這是甚麽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為本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吳其罪甚衆只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贖其死

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之事豈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於法亦須令尋醫去可也賀孫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廻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道夫

或欲圖神網厚賞者曰譬如一盤珍饌五人在坐我愛喫那四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圖古者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淳

過到温陵囬以所聞岳侯對髙廟天下未太平之問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笑云後來武官也愛錢過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三

朱子十

訓門人一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强然變化氣質最難以下訓德明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

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道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卻未

見得被它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問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浹洽曰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文熟誦自然意義生有所

不解因而記録它日却有反復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有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騖外此箇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曽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

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册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已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

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歛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歛截斷二字最緊要

又云須培壅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吕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

問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所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撓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

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慾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當時再三深思所見及推太極動靜陰陽五行與夫仁義中正之所以主靜者求教曰據說亦只是如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常講貫令常在目前久久自然見得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

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録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因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須是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且如讀堯舜典厯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

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婚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説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毁廟之禮當是時除拆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是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説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

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臨别再言學者須是有業次須專讀一書了又讀一書

德明起禀數日侍行極蒙教誨若得師友常提撕警

省自見有益曰如今日議論某亦得温起一遍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頼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

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

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為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

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

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様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閒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説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

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慎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慎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著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來問佛氏似亦能慎獨曰他只在靜處做得與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閒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他自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

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如顔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先生極論戒謹恐懼以爲學者切要工夫因問遺書中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之語亦是切要工夫曰不理會得時凡讀書語言各各在一處到底只是一事又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一段亦是不安排亦是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之意曰此孟子言養氣之事必有事焉

謂集義也集義則氣自長亦難正他亦難助他長必有事而勿忘於集義則積漸自長去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捨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爾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麽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
輝地在那裏義剛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
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
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
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
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義剛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

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子晦們便只見得是一張紙義剛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義剛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别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或問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

徒説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曾如此下工夫只據冊上寫底把來口頭説雖説得是何益某常説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盖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他説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説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将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縁會進須是把來横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

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踈略說得若是那真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漢卿所問雖若近似也則看得淺須是理會來理會去理會得意思到似被膠漆粘住時方是長進也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

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以下訓廣）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

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将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得却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偽學底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

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歛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歛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

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禀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禀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

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
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
覺自收歛稍緩縱則失之矣翌日廣請曰先生昨日
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訒底意思此深中
廣之病葢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
言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
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
說存想法所謂鈆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

又數日因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於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於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則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有不能掩者今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然待教只數日在更望先生痛加教飭先生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

主則實無主則虚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虚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虚則理實心實則理虚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虚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

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将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

黒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剥落消殞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别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當有為去意見之説者此皆是不耐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

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

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剥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

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

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廣請於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廵錢塘城見樓櫓之屬陽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冦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内施之盖諷之以冦在内故也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説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先生語漢卿有疑未決可早較量答云眼下亦無所疑且看做去有礙方敢請問先生因云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　賀孫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

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虚心以觀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外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

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訓大雅

臨別請教以為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閒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揣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自緣意少若據某所見義內即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再見因言去冬請違之後因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

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顧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鑚看畢云甚好大雅云近却盡去得前病又覺全然安了忒煞無疑恐難進步且如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妥貼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比處重便安了曰此且做得一箇麄麄底基址在尚可加工但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

當爲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不定耳張欽夫云無適無莫釋氏謂有適莫此亦可通問如何是麄麄底基址曰無所往亦無所不往亦無深害但認得義字重亦是所謂麄者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樸在然後刻畫可加也如云義字豈可便止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爲安不成便是義令所以要於聖賢語上精加考究從而分別輕

重辨明是非見得粲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於義理之效也問此是精義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謂精義入神不過要思索令精之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此便是非此外別有入神處也如老兄詩云中倫中慮只恁汎說何益倫慮只是箇倫理所在要使言行有倫理爾須是平時精考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

理則這邉自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有進處若如此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進進不已自當隨力量有到處若非就這上見得義理之正則非特所學不可見於行亦非此道之至因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離事物舍躬行以為道則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合一安得有進曰然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

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作切己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著緊下工夫耳又如語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

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為説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為此便不曾離得舊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又曰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纎

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問程先生云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之病在心多疑者先有疑病在心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周羅事之心曰此正是無切已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攬一分若自已曾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已若把得重則彼事自輕

因論古今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只要睹是爾曰睹是固好然却只是結末一著要得睹是須去求其所以大

雅曰不過致知窮理曰實做去便見得所以處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
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
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
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
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
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又曰大抵事
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

欲田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亂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揔閒慢先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況天理人欲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

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再見首見教云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為事不曰窮理却說格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分明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格物逐日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天下只要一箇是若不研究得分曉如何行得書所謂惟精惟一最要是他上聖相傳來底只是如此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舖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

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

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則須進曰然答曰然意似未盡劉仲升云横渠説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曰他説自分明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求其偏正叔因習静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虚閒依舊自要讀書 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三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四

朱子十一

訓門人二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得做工夫緊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養曰自見住不得時便是甚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飯便喫見路便行只管說我要做這箇事

何益文蔚又言近来有一進處畏不義見不義事覺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識得義與不義若不曾覩當得是顛前錯後依舊是胡做又曰須看大學聖賢聽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著意看若稍自著意便自見得却不是自家無此理他鑿空撰来以下訓文蔚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氷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子融才卿是許多文字看過今更巡一徧所謂温故再巡一徧又須較見得分曉如人有多田地須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得若有荒廢處須用耕墾子融曰每自思之今亦不可謂不知但知之未至不可謂不誠但其誠未至不可謂不行但行之未至若得這三者皆至便是了得此事曰須有一箇至底道理

因説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别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説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

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謂文蔚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呈所送崇甫序觀畢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文字亦不光彩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

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已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友仁

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久欲歸先生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

不知如何横說竪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因隅夜說有問諸弟子及後来失節者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劄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

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来自别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来如此疎先生意甚不樂僩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

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此句鴈聲說某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

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蹤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

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僩○建别録文蔚録云文蔚一日説太極通書不説格物致知工夫先生甚許之後數日文蔚拈起中間三語先生曰趯翻却舡通身下水裏去文蔚始有所悟今池録却將文蔚别話頭合作一段記者誤矣

袁州臨别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寛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訓閎祖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禀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寛緩中又須謹敬訓方子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細碎做去怕不能貫通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處自是言養氣試取孟子説處子細看便見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具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學者須是把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

天下自有一箇道理在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一箇引路底

李公晦問忠恕曰初讀書時且從易處看待得熟後難者自易理會如捉賊先擒盡弱者則賊魁自在這裏不容脫也且看論語前面所說分曉處蓋卿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来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

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纒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行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詑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某終曉渠意不得以下訓賀孫

問在卿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欲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用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關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令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

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爾身己甚事爾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真是自欺

仁父味道却是別立得一箇志趨却正下工夫却易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向蹙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来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来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

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寛舒氣象最好
閑看大學覺得未透心也尚麄在曰這麄便是細只是
恁地看熟了自通透公往前在陳君舉處如何看文
字曰也只就事上理會將古人所說來商量須教可
行曰怕恁地不得古人見成法度不用於今自是如
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析合來就如今為
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
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

方得不應零零碎碎做得成古人事事先去理會大處正處到不得已處方有變通今却先要去理會變通之說

問初學心下恐空閙未得試驗之平日常常看書否則便思索義理其他邪妄不見來才心下稍空閙便思量別所在去這當奈何曰才要閙便不閙才要靜便不靜某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横渠書看因舉其閙非外是内之說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閒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

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
云一件事走過眼前匹似閒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
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
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
精微與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
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為自家
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

身已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着身已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為別人全不為自家身已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為已為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

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已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懋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舡遭逆風吹向别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麽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説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説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

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来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

又如説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

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謂賀孫也只是莫巧公鄉間有時文之習易得巧

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来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如大學中亦自說但覺得近日諸

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著身已
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
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
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
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公
讀論語還當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
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理
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沒變

化然是守得定

辭先生同黄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偽牒二公獨逕還鄉試殊强人意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

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説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以下訓時舉

又讀回也三月不違仁一段曰工夫既能向裏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

問管仲之器小哉處説及王伯之所以異先生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却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胷次中這些子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為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先生問云子善别後做甚工夫時舉云自去年書院看孟子至告子歸後雖日在憂患中然夜間亦須看一

二章至今春看了却看中庸見讀程易此讀書工夫如此若裏面工夫尚多間斷未接續成片段將如之何先生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因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

做了七八分却摺轉来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梏亡也

早拜朔先生説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為學須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説若無存養儘説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説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舉看詩外别看何書時舉答欲一

面看近思録曰大凡為學有兩様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来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静坐時舉因云雷在

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著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著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云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

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著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来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来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来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

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為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来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日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撑舡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嚮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来添便自然撑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

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他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功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

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喏先生曰然小過只嘵嘵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說要知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

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

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違氣質偏蔽不能自知尚望賜以一言使終身知所佩服曰凡前此所講論者不過如此亦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為是却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

似亦不同

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坐定問從何来某云自丹陽来問仙鄉莫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理會文辭之學問公如何用心某說收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某常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為傳註理會史學便流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某說先妣不幸某

憂痛無所措身因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遂自此棄科舉某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為累今家事盡付妻子於世務絶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說公已得操心之要問公常讀何書答云看伊川易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録先生說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某說仰慕顔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如克己之目某即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先生問君十年用功莫須有見處某謝資質愚鈍未有見處望先生教誨先生云也只是這道理先輩都說了問仙鄉莫然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從事文詞先生說早來說底學經書者多流為傳注學史者多流為功利不則流入釋老某即說游判院說釋氏亦格物亦有知識但所見不精先生說近學

佛者又生出許多知解各立知見又却都不如它佛元来說得直截問都不曽見誰甚說只見游判院薛象先畧曽見先生說聞說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識曽有何說甚說薛太愽教甚居仁由義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別有何說甚說薛太愽論顔子克已之目舉伊川四箴甚又說薛太愽說近多時不聞人說這話謂甚學問實頭但不須與人說退之言不可公傳道之在孟子已私淑諸人先生云却不如此

孟子説君子之教者五上四者皆親教誨之如私淑艾乃不曾親見私傳此道自治亦猶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諸人乃孟子説我未得為孔子徒也但私傳孔子之道淑諸人又説與同座二客如竇君説話與公別（池録作此公却別）不用心於外晚見先生同坐廖教授子晦敬之先生説向来人見尹和靖云諸公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人也難做如堯舜方是做得箇人某説天地人謂之三極人才有些物欲害處便

不與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誠爲難事先生曰是問鎮江耿守如何其說民間安土樂業云見說好只是不相識先生說與廖子晦適間文卿說明道語學者要鞭逼近裏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然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明得

盡時查滓已自化了莊敬持養未能與已合以下訓從周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𥘉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

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来却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在貪多欲速

公看道理失之太寛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説一射者懸蝨於户視之三年大如

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某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絶少昨日又思量剛字先聖所取甚重曰吾未見剛者某驗之於身亦庶幾焉且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死不可先生曰不要恁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為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胷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

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才一事不透便做病且如公說不信陰陽家說亦只孟浪不信夜來說神仙事不能得了當究竟知否某對未知的當請問先生曰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如不為五者今之陰陽家却不知惟近世吕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為至當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譬如草木理會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事物物各有一線相通須是曉得

敬夫說無神仙也不消得便有也有甚奇異彼此無相干又管他什麽却須要理會是與非且如說閒話多亦是病尋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来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見方是如公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著歡喜則甚如漢髙祖得關中若見寶貨婦女喜後便住則敗事矣又如既取得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畫天下亦敗事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讃歎渡舡

之功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夜來所說是終身規模不可便要使便有安頓

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從周曰涵養主一使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先生問賔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它適先生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胷次湛然分明若只塊

然獨坐守著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别得箇是非去賓云每常習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有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謹獨如此即私意不能為吾害矣德明

賓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聽先生之教親切曰既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有益誠敬

二字是涵養它底德明

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為人判狀竇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於夢德明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四